



我的岳父没学历

◎萧根胜(河南平顶山)

说来不可思议,又备感惭愧——我与妻子结婚四十多年了,前几天才知道爱读书看报的岳父竟然没有学历。

我与妻子相识不久就见过岳父的笔迹,端庄自然,笔锋流利,很像一位教书先生的字。退休二十多年了,岳父仍然胸怀天下,笑谈古今,每天的《新闻联播》,省、市的新闻节目必看。我每有作品成稿,都会征求他的意见,

去看望他时,也总会带几份他爱看的报纸或书籍。前几天岳父生病住院,去医院看望他闲聊起“想当年”,才知道岳父竟没进过正规学校,是一位没有学历的干部。

岳父出生于抗战时期。八岁时父亲病故,两年后母亲出走,仅有的一间草房被风刮塌,借住在伯父家的草庵里,与同命相怜的自家兄弟一起煮野菜,一同冻床眠,过着黄连黄柏煮苦胆的日子。解放后家里才有了土地,地

是命根子,有地就能活。十三年那年秋分前后,他在地里耙地,有位干部模样的人看他小小年纪干农活挺在行,喊住他问家里的情况,听说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,当即就说,“你跟我去区里吧,那里有饭吃。”

“有饭吃”是天大的事!到区里才知道那位干部是区长。因为不识字,领导分配的任务就是送信、扫地、挑水烧茶,这些活儿不用学就会,区里十来个人,他年龄最小,腿也最快,随喊随到,谁喊都到。送报纸接通知,他记住了《河南日报》、“县政府”、区名、村名、领导名那些字,晚上参加学习结束后,把领导念过的报纸带回去凭自己的记忆,一个字一个字对号入座回想默认,慢慢又认识了一些常用字,虽然是比葫芦画瓢不解其意,但他从心底懂得了文化与吃饭一样重要。1955年刚过党章规定的年龄,他就成为一名预备党员。入党后的几天,县里一位领导到区里调研,一眼看上了他热情似火办事利索的劲头,决定带他到县里工作。

岳父到县里工作没几天,领导安排他参加扫盲学习。为了不辜负领导的厚爱,在南阳扫盲分校学习的一年多时间里,他如饥似渴,分秒不舍。他在班里资历最浅,年龄最小,学习成绩却

一路领先,最终获得学校嘉奖。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正规学习的经历。

有了扫盲班的基础,加之平时坚持学习,岳父成了领导眼中的文化人,记账管物资,到村里党支部任职,后到民劳局又到劳动局,岳父一个人既是科长又是科员,既管事又管章,他毫不懈怠,尽职尽责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岳父的主动作为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。1984年调整工作时,组织部门推荐了几个县直单位,他却选择了基层粮管所。他上任后,整顿队伍,完善制度,改善经营环境,学习外地经验,一手抓计划收购,一手抓自主经营,一个山区乡镇一年完成的议价粮数量超过平原地区的三四个乡,一个原本不产花生的乡镇全年收购花生十多万公斤,创造了基层所粮油购销奇迹。一年扭转局面,两年成为全省粮食经营先进单位。那几年,他经常受邀去各地作报告,粮管所自主经营的先进经验还被介绍到全国粮食收购座谈会上。

退休后,岳父常为自己能有时间看书学习而高兴,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做出了很好的榜样。

学历不代表能力,精神决定成败。岳父的人生之路是最好的诠释。



槐花

◎李国献(河南舞钢)

村后山坡上有片槐树林,枝杈上都是尖刺,像一根根狼牙棒。槐树肩并肩挽手站在一起,挥舞着“狼牙棒”守护家园。平时,谁都怕被槐树的“武器”伤到,不去招惹它,树林里很清静。只有槐花飘香了,那里才会热闹:蜜蜂打着拍子“嗡嗡”唱歌;蝴蝶穿着花衣翩翩起舞;山雀拨着琴弦“啾啾”伴奏;红男绿女赶庙会似的涌到那里摘槐花。

摘槐花历史悠久,唐代就有槐花煮汤的记载,明代诗人林大春也曾写过“呼童采槐花,落英满空庭”的诗句。不说远古,就说刚记事时,槐花就是开在百姓心里的“救命粮”,结在树上的“救命粮”。那时候,农村粮食产量低,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。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,粮仓见底了,还要向“春姑娘”乞讨,地里长的,树上结的,只要是能充饥的东西都拿来当饭吃。挖光了野菜,就吃柳絮,撸光了榆钱,又盼槐花开。村后那片槐树林刚刚泛出白色,村民就呼啦啦都过去了,在斜坡上唱“对台戏”,演“二人转”,男的举起竹竿把挂满花序的树枝削下来,女的舞动双手把槐花撸在篮子里,你争我抢,一派繁忙。被槐树的“狼牙棒”划破了脸,扎伤了手,也全然不顾,钻心的疼痛被消除饥饿的欲望赶跑了。白云悠悠地飘着,小草轻轻地摇曳着,半天工夫,树上的槐花不见了。

花开花落,转眼一个甲子轮回。如今,村后那片槐树林依旧葱茏;春风里,槐花依旧飘香;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依旧如期到那片槐树林里摘槐花。然而,他们摘槐花的意义和心情却截然不同了。过去摘槐花是获取食物的一种农活,现在摘槐花则是消遣怡情的一种方式;过去摘槐花是为了填饱肚子,现在摘槐花是为了丰富餐桌;过去摘槐花摘出了一脸沉重,现在摘槐花摘出了一身轻松;过去吃槐花吃出了疾病,现在吃槐花吃出了文化。我不禁想起了唐朝诗人刘希夷的那句诗: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不同的岂止是面孔,更是精神风貌和生活感受。年年不变的槐花,开出了百姓生活的变化,挂在槐树的枝杈上,散发着时代的体味。

清明忆二伯

◎尹红岩(河南鲁山)

清明扫墓回来,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二伯的音容笑貌。九年前的那个冬天,二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小时候,二伯严肃的面容加上中学老师的身份总让我有些怕他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逐渐明白那不是怕,是敬畏,是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。

二伯有着传奇般的经历。他小时候学习成绩优异,却因眼疾导致高度近视,被迫弃学,回乡当了中学代课老师。不管教哪门课,二伯都潜心研究,讲得深入浅出,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。最终,二伯成了一名正式教师。二伯喜欢学生,喜欢课堂,可越来越严重的近视使他不得不从课堂转向学校后勤,直到退休。

二伯口碑特别好,几十年来,我经常遇见学生去他家里看望,足见他在学生心中的分量。

初三那年,二伯把我叫到办公室,亲切地说:“初三是关键时期,你就搬到我办公室住吧,不用再走读了,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。”

那一刻,那双充满期望和关爱的眼睛温暖了我,我暗下决心:一定努力学习,将来也当一名老师。

中招结束,我没考上中师,但

二伯没有放弃对我的支持,他建议我去上高中,将来考大学。二伯还专程带我去高中熟悉新环境,让我放松。上学走的时候,二伯又给了我800块钱学费。那一刻,我眼睛湿润了,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

高中生活紧张而充实,每到放假或周末,我都会去二伯家,和他分享我在学校的点点滴滴,他总是认真倾听,然后给予建议和鼓励。那些日子,二伯不仅是我的长辈,更是我的心灵导师。

二伯健谈且善于处事,在家族和村里有很高的声望,谁家有红白大事,他必被邀请去主持大局。

三年后,我收到平顶山师专的录取通知书,我兴奋地跑去告诉二伯。他笑了,自豪地说:“咱家终于出了一位科班出身的老师。”那一刻,我满心幸福。

师专毕业,我被分配到离县城十几里的江河高中任教。

对于我的终身大事,二伯也十分惦念。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他学校的老师,我觉得姑娘不错,对方也很认可我。但我和她相隔百里,对于两地分居我举棋不定。二伯开导我:“两地分居只是暂时的,能找到合适的人不容易,只要大家共同努力,将来总有解

决的办法。”在他的支持下,我们牵手成功,如今已携手走过二十四个春秋,生活美满。

2015年中秋节,我发现二伯的腿有些浮肿。那一刻,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担忧。一个月后接到大姐的电话,二伯住院了。

我和爱人立刻赶到医院。病房里,二伯的脸色略显苍白,眼中却闪烁着坚强的光芒。他微笑着对我们说:“别担心,会好起来的。”

我和爱人常去给二伯送饭,每当看到我们,二伯的脸上总是绽放出喜悦,仿佛在说:“能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,多亏有你们。”

然而,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。就在我们都以为二伯的情况稳定了时,却突然接到病情恶化的消息。

农历十月二十七那天,二伯走了,那个曾经让我敬畏又深感亲切的人走了。我相信,在另一个世界,二伯依然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
这些年,经历了太多的有常和无常,让我更加明白生命的脆弱和宝贵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,让我们珍惜每一次与亲人相处的时光。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,就是那些与我们共度时光、共同成长的人。

